

远去的人

薛舒 / 著

他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身
份渐渐远去……
当我们患病的时候，
我们拥有或者
失去了爱



上海文化出版社

远去的人

薛舒 /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人 / 薛舒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535-0307-3

I. ①远… II. ①薛…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1453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资助项目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5年3月第一版 201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535-0307-3/I·098

定 价 29.80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

T: 021-54743397



这里将保存

一个老人身患阿尔茨海默症后的寸步光阴

这是父亲

用患病的生命送给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用我的记忆，挽留你的记忆。

——作家 王安忆

薛舒毫不隐藏地袒露内心，以最诚实的笔触记录了父亲患病之后的两年时光，她试图探索和探讨一个老年失智患者并非因由器质性的病理原因，而是源自历史、社会造成的这一代人的心理因素和价值观因素。这就使作品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而是透露出更多的人性光芒，并且，自始至终的思考和充满了思辨的叙事，使一个从个人角度出发的作品，在表达出个案的特殊意义之后，最终产生普遍的意义。

——作家 宗福先

父辈是挺身挡在后代与死亡之间的一堵墙。《远去的人》真实记录了父亲如何经受折磨缓缓倒下的伤痛过程。流畅的叙事中既饱含温情大爱，又流露出无奈隐忍。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用悲悯的目光去探究最不可捉摸的人的处境与命运，这正是这部作品超过很多虚构作品的秘密所在。

——《收获》执行主编 程永新

病与爱的交替粘连，已深陷于异变的复杂暗影中，清澈浑浊的排浪，总让平静的阅读惊心动魄。作者牵引无尽的回顾与自省，直

面生命的情感思索，使这本书逾越了一般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它饱含警示，当然，还包括了读者的叹息……

——作家 金宇澄

薛舒是有勇气的，她忍着疼痛，写下这些当下文学作品中很稀缺的有痛感的文字。正是这些有痛感的文字，显示出这部作品的前瞻性，薛舒以自己父亲的病和家庭的无奈为案例，向读者描绘了中国进入家庭少子化的老年社会后可能面临的困境。在审美的同时，有着警示社会的价值。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朱大建

《远去的人》一直在确证自我、追问存在，但它又告诉我们，认识自己何其困难。人是被记忆所塑造的，当一个人的记忆被篡改或被删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内心经验的人——这个扁平、失忆、散失了内心经验的人，该如何确证自我、回答“我是谁”这个疑难？薛舒的写作是悲伤的，她笔下的父亲形象，既是令人动容的个体悲剧，也呈现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困境。

值得尊敬的是，作品写出了生活的希望。可能文学更大的力量还是在一个黑暗、绝望或者很凶狠的抵触下面透露出一点温暖的、有亮光的东西。作品结尾所呈现的拿着一束花的老头向一个老太太走过去的画面，也许就是一个非常轻盈的碎片，但是这个碎片是在

前面的无数的苦难、冲突，无数的失败、错位之后，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令人特别感慨。

——评论家 谢有顺

薛舒的《远去的人》，以肌理和质感的文字，表达了人性问题，虽然她是女性，但是她非常的冷酷，敢于直面至亲之人一步步走到那样一个境地的残酷过程，给人极大的触动。

——评论家 毛时安

薛舒的写作是痛苦的写作，不仅记录了父亲是如何被疾病吸入一个越来越深的漩涡的过程，也记录了家人一路陪伴苦痛而艰难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一个人逐渐失去对自我和世界的把握，该是怎样的情形和感受。

——评论家 杨剑龙

用写小说的敏感、犀利来洞察自己的父母，溯及父亲一生的遭遇、家人的往日记忆、潜藏的伤痛猜忌，直面真实以至有瑕疵、裂缝、缺陷的人生，这样的记录是艰难、残酷的……这是一次私人的记录，但又因其坦诚、细腻、宏阔的叙事，因对亲情、生命、人性的脆弱与高贵等的观察与反思，而具备了经典性的因素。

——《光明日报·时文看板》

目 录

引子

一转身,他就不记得他的女儿了,他只用了十秒钟就把我彻底遗忘。/3

一

未被发现的开始

他在一条十八年前就已熟识的弄堂里徘徊了一个小时,他找不到他要进入的那扇门了。他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寻找着……连自己都是不可信的了,那么别的一切,还可信吗? /7

二

丢失时间的人

他为手里拽着大把大把挥霍不掉的时间而恍惚与迷茫着。除了看电视、睡觉,所有剩下的时间他都用来等他的老妻下班回家,心情便格外焦急……/19

三

看病

仿佛有人拿一块黑板擦在他的大脑中做过一次彻底的擦拭,他脑中的那块黑板因此呈现出一片洁净的漆黑。/33

四

精神障碍

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巨大的雨声笼罩着整个世界，汽车如沉溺于激流一般，眼前只有混沌与渺茫……我不敢在迷失的视线中踩下油门。/49

五

父亲的“家”

忽然感到鼻酸，扭头看父亲，……他胸口的外衣纽扣缝里，那支缀满茂密的浅黄色小花朵的桂花，在一个正丢失记忆的老人的鼻息下，散发着没心没肺的甜醉芳香。/69

六

大花园

他不相信眼前的陌生人是他的儿子，他的记忆库没有保留住成年儿子的形象，现在他脑中的儿子，是很多很多年前，那个很小的小男孩……/87

七

冰凌花

父亲的床临近窗户，我就那样背对病床，面朝那扇结满冰凌花的玻璃窗，长久地看着窗外萧瑟的冬景。我不敢回头，我的脸颊上淌满了不断滚滚而下的泪水。/103

八

那个我唤作“父亲”的“孩子”

我一边质疑自己，一边依然没有勇气逼迫自己去接受父亲的拥抱，我只能假装关心他的身体，一次次挡住他意欲拥抱我的双臂，并且把它们塞回被窝：会着凉的，睡哦……/119

九

临终诗社

这可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他缺失的记忆中还保存着一些极其牢固的基石，如同一堵正在渐渐塌陷的墙，埋在土下的根基却还在。/135

十

病房故事

也许他们看见的那个自己无法参与其中的世界，是由铁条分割的一小块长方形拼图组成。这些拼图在他们眼里不断裂变，不断组合，他们脑中的世界因此时而分裂，时而错乱。/151

十一

母亲的困顿

……他忽然从蒙昧世界里醒过来，对着电脑椅上她的背影发出令她头皮发麻的叫唤：妈妈——他已经病到一不小心就会忘了她是谁的程度。/167



十二

久违的歌声

……终于，我听见他发出了声音，断断续续不成曲调的句子：羊羔花盛开的地方，是我出生的地方，妈妈温暖的羊皮袄，夜夜覆盖着我的梦……/185

十三

故乡

他的大脑已接近完全毁坏，但他似乎还留有些微潜在的意识，这一晚，他运用这一丁点儿可怜的属于人类独有的智力让大脑近乎暴力地运转着。/203

十四

少年十六岁

我像一个乡村妇女一样，在每一尊佛像面前磕下无数个额头触地的响头，我点了祈愿灯，念了消灾经，挂了平安符，还请匠人在瓦片上写下父亲和母亲的名字……/221

十五

前世的情人

只要他还知道自己拥有一份爱、一份依恋，不管这份爱和依恋来自他的母亲、妻子，还是女儿，终究，那是来自他生命中血脉相连的三个女人，如此，这便是一件美好幸福的事。/237

十六

暂时的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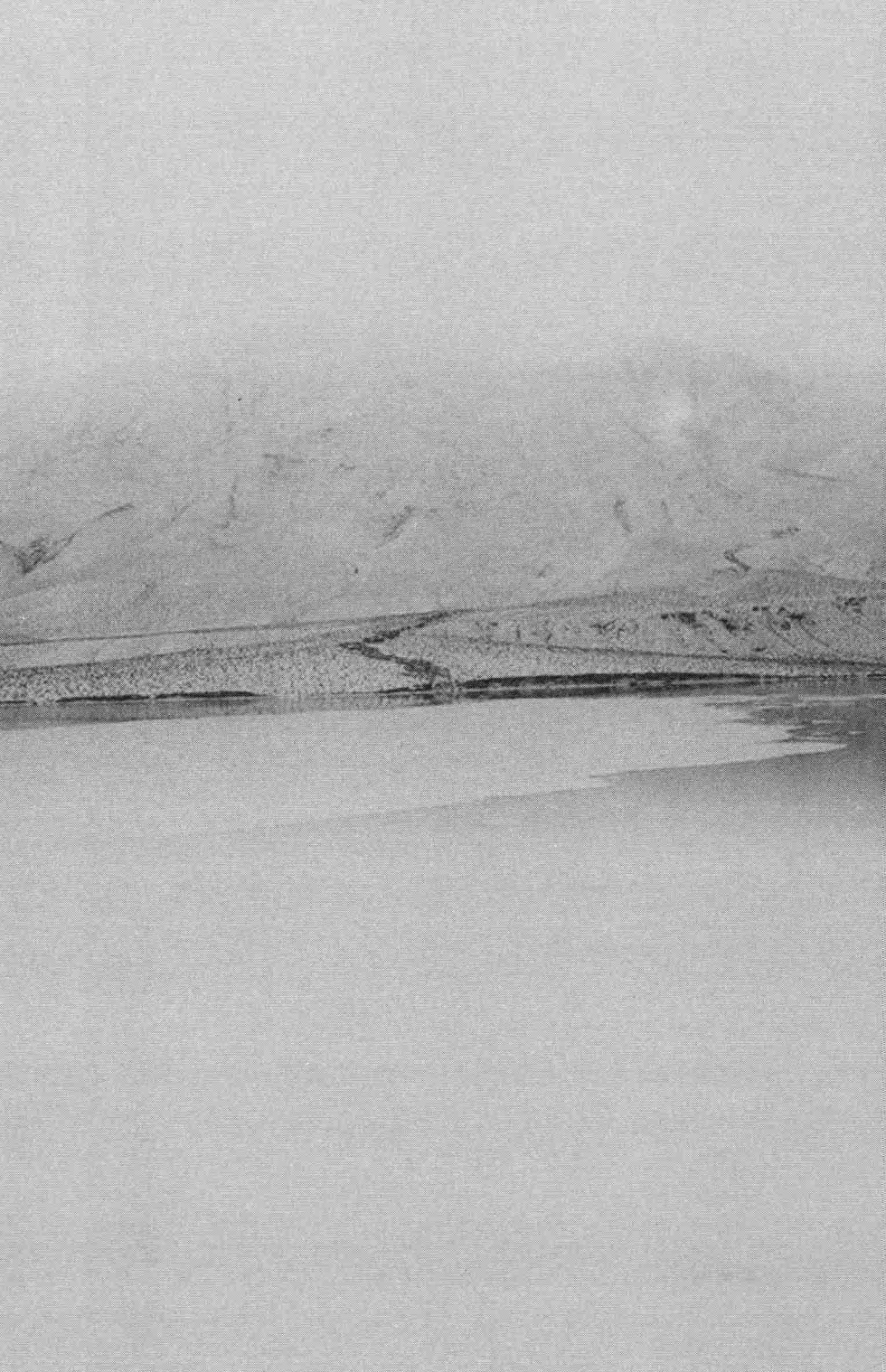
他缓慢地挪动,面无表情,却郑重其事,那支花叶间还带着新鲜雨珠的桂花,就被他这么举在胸口,然后,他迈开双腿,向屋里那个正埋头洗菜露出头顶大片白发的老妇人,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走去……/251

创作手记

因为病和爱,我不再文学

我无法让他知道,我用一个小小的长篇记录了他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两年时光。

当我们患病的时候,我们拥有或者失去了爱……/257



几天前，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那个小姑娘是谁？

他叫我“小姑娘”？他的记忆已经退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了？可是一分钟前我还与他说过“爸爸再见”，他拔高嗓门回答我：“好，再见。”一转身，他就不记得他的女儿了，他只用了十秒钟就把我彻底遗忘。

.....



引子

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2012年春天开始发病,直至现在,记忆几乎完全失去,大脑对外界的信息亦已不再接收,原本存在于记忆库的物事,如同一页满负着主人大半辈子的书写和涂鸦的纸张,正遭遇一块强悍的橡皮擦,纸上的字迹和画痕正被迅速擦去,很快,它将变成一张消退了每一丝痕迹的白纸,这张回归到如婴儿眼睛般纯洁和天真的白纸,却因岁月侵蚀而显浑身褶皱,并且支离破碎……

这就是我的父亲即将面临的生命隘口。这种病,有一个拗口的外国名字——“阿尔茨海默”病,英文名 Alzheimer's disease。通俗地说,这是一种病人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出现的持久、全面的智能减退,表现为记忆力、计算力、判断力、注意力、抽象思维能力、语言功能减退,情感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直至独立生活和工作能力丧失。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2011年的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全球约有三千六百五十万人患有此症,每七秒就有一人患上此病,平均生存期五点九年,是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


父亲才刚过七十岁,算不得太老的年龄,按理还没到患这种病的时候,然而他疾速衰退的记忆毫不客气地向我们

宣布，他的确病了，并且病得不可逆转。持以善良、人道观点的人们反对用“老年痴呆”命名这种病，父亲患病之前，我很少注意相关资讯，现在亦开始为这不够尊重人的病名感到难以启齿。每当亲朋好友问起父亲的病，我总是极小声地告知：有一点点脑萎缩……事实上，“脑萎缩”听来并不比“痴呆”好多少，甚至更为令人恐惧，好在这种所谓的科学性，相比民间语言“老年痴呆”的粗鲁和无理，让人在自尊上更易接受一些。

2012年重阳节来临时，我不知道送父亲什么礼物，因为他对“礼物”这个概念已然失去判断，物质的赠予无法令他快乐抑或感动，他无动于衷地面对周遭一切，他已经不需要礼物，他需要的是他人对他的护理，从某一个并不确定的日子开始，他生命的维持必须依赖他人的帮助，才可挣扎着继续。

几天前，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那个小姑娘是谁？

他叫我“小姑娘”？他的记忆已经退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了？可是一分钟前我还与他说过“爸爸再见”，他拔高嗓门回答我：“好，再见。”一转身，他就不记得他的女儿了，他只用了十秒钟就把我彻底遗忘。我无法确定他将在未来的哪一天把所有的亲人当成陌路，我亦无法想象，有一天，他赖以思索的大脑终将成为一个漆黑的空洞，他这个人，也将成为一具缺失灵魂的躯壳……作为女儿，我亲历着父亲的衰退，眼看着他一日继一日地把回家的路遗忘，把每天陪



伴在他身边的老妻遗忘,把他亲自生养的儿女遗忘……我开始思索,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我清晰地看着他亦步亦趋地向生命末端走去,却无力阻止他日渐远离的脚步。除了陪伴和照顾他,我还能做什么?也许,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父亲患病之后的生活记录下来,记录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老,一点点失去记忆,一寸寸地与时光对抗、对抗,直到生命终结……这么说太残酷,可是我想,我和我的家人,必须面对这一切,不管父亲还拥有十年八年抑或三年五年的生命,我都应该记录下来,因为终有一天,他会把一切全部遗忘。等到那时候,也许我还可以在记录中找到曾经健康的父亲,找到那个虽然义无反顾地远去,却依然与我休戚相关的生命曾经的步履;或许,这也是我,以及与我一样未来必将老去的生命都要经由的步履。

在还没有更合适的称谓前,我将用英文简称“AD”来称谓父亲的病,也许这部并非为某种意义而进行的记录会持续很久,因为这里将保存一个老人身患AD后的寸步光阴。如果这也算是一种创作,那么我想,这是父亲用患病的生命送给我的一笔巨大的财富。